

2/4/05

大華全書

華陰文史資料



第二期（和平解放華陰與奇襲華山專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华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华阴文史资料

第 二 期

和平解放华阴与奇袭华山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华阴县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编者的话..... (1)

一、和平解放

1. 华阴县解放前后的简况.....程俊佐 (3)
2. 华阴和平解放概况.....施俊峰 (15)
3. 和平解放华阴.....郭铭鼎 (29)
4. 王云霞同志在华阴和平解放中..... (33)
5. 保六旅三支队起义简况.....徐志林 (35)
6. 华阴解放目击记.....王金璧 (39)
7. 华阴人民政权建立记.....档案馆 (48)
8. 奇袭华山招降信讹传错字考证...庆 (53)

二、革命春秋

9. 回忆张万照同志.....党月琴 (57)
10. 夫水地区革命斗争回忆录
.....袁守中 (70)
11. 迷途知返 走向光明 (入党自述)
.....程俊佐 (75)
12. 我是怎样介绍程俊佐入党的

.....牛干伯（79）

附录 华阴解放前夕的国民党简介

13. 华阴旧影.....壮 翁（82）

14. 我任华阴国民党县长的一些回忆
.....陈幼歧（89）

三、奇 袭 华 山

¹5. 智取华山回忆录.....刘吉尧（92）

16. 奇取北峰的回忆.....路德才（101）

17. 华山谈判的回忆.....邓 远（107）

18. 智取华山的回忆.....王生荣（114）

19. 《群众日报》关于奇取北峰的报导
.....石村 言年（137）

20. 奇袭华山.....王赤旺（142）

21. 八勇士生平.....褚振阳（148）



编者的话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号召下开展起来的。我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随同1984年政协的成立而开始的，已编印出第一期。1987年政协换届以来，为加强此项工作，县政协重新组建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增设了文史专员，聘请了特约撰稿员、通讯员，组成了编辑委员会，并制定了工作规划，印发了征稿启事。深蒙政协委员及各界人士积极惠稿，以及“县志办”、“党史办”及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已辑成以“和平解放华阴和奇袭华山”为专辑的第二期。需要说明的是：本期的回忆各文内容中，在细节上有不尽相同之处，这是回忆资料中所常见和允许的。编者尊重作者的回忆，未能进行统一，请识者见谅。为了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的征编工作，我们衷心希望熟悉华阴情况的同志，特别是革命老同志和各界人士，和我们密切合作，积极为本刊撰稿，文体

不拘一格，篇幅不限长短，凡回忆录、亲历记、见闻记、大事志等均所欢迎。切望提出批评指正幸。

编者 1988年8月

华阴县解放前后的简况

程俊佐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华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就在这一天，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岳部队在渭河北岸集结。这一消息如一声炸雷吓破了国民党徒们的胆。陕西省伪保安第六旅旅长韩子佩率其残部狼狈逃上了华山。伪华县专员张雅轩逃向了洛南。伪县长陈幼歧、自卫团副团长段子封、丁荣国也率县府及自卫团的官兵偷偷地逃出了西门，向洛南方向窜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向仁、三青团干事长刘英奇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偷偷地出了县城。就在这紧急时刻，自卫团中队长杨蔚坤派人到伪县参议会给我送来这个消息，听后，立即放下饭碗，单人骑车向西追赶。

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常和我接触来往的党员刘性初、邓达九、王屏藩、王云霞等同志都

已先后去渭北解放区。特别是王云霞同志过渭河后，敌伪县级党政要员即将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但他苦无凭证，因而就唆使地方上个别人（也许是他自己干的）多次向伪专署控告我，说什么：“程俊佐把持县政伺机待变”，

“火车站火柴厂是共产党地下巢穴”等等。他们清楚的知道，火柴厂是我和王云霞建的，我是该厂董事长，王云霞是经理，邓达九是副经理兼会计，陕东地下负责同志刘性初（即刘邦显）、雷田英夫妇二人也住在厂内。这时除我以外，其他同志都已离开，所以他们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与此同时，伪陕西省主席董钊来信叫我到西安面谈。这个消息传出后，伪县长陈幼歧竟先到达西安，同一天我俩分别会见了董钊，那时我不知详情，在会见时才知是马志超向董钊推荐我和施俊峰，请董委我们以东府重任。会见后不久，董又约我吃了一次饭，并嘱在离西安时再来一次。以后探听到董拟任命我为华阴县长的打算。当时曾用电话同华县专员张雅轩商量，张回答：此人才有，但思想有共党嫌疑，待查后再议。因此，董的设想未能实现。不久，施俊峰被任命为伪华阴县警察局

长。我离西安时，董又送我路费二万元。

由西安回来不久，张雅轩开始了他的阴谋活动，即借游华山之名，亲来华阴了解情况。在与陈幼歧等商谈后，指名叫我陪同他上山。我知道他的来意，在思想上早作了准备，在三天两夜的交谈中，张雅轩用尽了心思，采取各种方式，非常随便而又非常认真的询问地方上的情况，有时竟突如其来地提及文王村中心学校和邓达九的名字，邓是该校前校长（四七年前地下负责同志都住在这里，邓也曾被指控为共产党，省上以前曾派人调查过，经各方运动后，来人查无实据，上报了事），但始终未提火柴厂的情况，在这样的场合：双方都存有戒心的对答式交谈，很自然在用语上、口气上都很注意分寸，有时也说些言不由衷的违心话，虽无激烈的争辩，而在实质上却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理战。

四月底五月初，敌军突然派来一个团，驻防在夫水镇，在我村驻了一个连，连部就设在我家，查看来我家的都是什么人。大约在十天之内，先后逮捕罗山学校学生十三人，严刑审问他们和我的关系，但未拿到有关我的任何凭

证，但张雅轩对我的疑心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更深了。在敌军将逮捕的学生移交给伪专署后，张雅轩用电话通知，要我到专署共同审问这些人。我深知这个险恶狡猾的反共分子是别有用心的，共同审问只不过是借口。很明显，如若真的共同审问，要华阴人去参加，怎样也点不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叫我一人去。当时程景伊、杨蔚坤、郝介清、孟曰仁等同志都劝我不要去，去有危险。我反复思考、对此，觉得在那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随时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明知去确实有被扣押的危险，不去嘛，又有什么办法去对付张雅轩这个恶徒呢，又怎能使他释疑呢？躲避嘛，那不是正暴露了自己吗！只有去才能使他释疑，只有去才能更进一步摸清敌人的真实意图。遂决定如期前往。为了应付敌人，防止意外，在五月十六日到达华县后，即去找咸林中学刘三群校长，说明来意，请他随后来专署，如有不测，请他帮忙开脱。到专署后，果不出所料，未经寒暄张雅轩就板着他那奸诈的面孔对我说：“你来了，在未审问前你先看看这个卷宗。”当时还以为是有关被捕学生的事，接过时翻了翻，内

中有七、八份控告我的呈文，我看了两份，第一份的主语是：“程俊佐把持县政，伺机待变。”第二份主语是：“华阴火车站火柴厂是共产党地下巢穴。”这些话已经证明叫我来的真实情况，便故意不再往下看，顺手退回卷宗说道：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好大的主语，好大的罪名，这样的罪名从何说起，真使人难以理解。”

张怒问：“你为什么不看呢？”

我答：“有什么好看的，再看还不同样是红帽子吗？除此再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罪名吗？”

张又问：“你不看怎知是红帽子呢？”

我答：“这两份呈文的主语不是明明白白的说火柴厂是共产党的地下巢穴吗？和我把持县政、伺机待变吗！我是该厂的董事长，这个巢穴里能不包括我吗！”

张又问：“他们为什么要告你呢？”

我又答：“我在县参议会是以宣传政令，宣扬民隐为职责的，这样做不是完全说好听的，必然有一些不合每一个人的事和话，能不触犯他们的利益吗？你记得吗？咱俩上华山

时，我请你把我调到专署吗？，其用意就是不愿干这个得罪人的差使，妨碍他人私利的人，他们能不恨吗？俗语说：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不是这个道理吗？”接着我进一步反问道：“专座，先不说他们为什么要告我，我只说他们为什么不告我其它事情，偏偏的告我是共产党呢？我按照县参议会的职责去做，就成了共产党吗？你说，共产党能要象你、我这样的人吗？这些话在抬高我的身份呢？，我真应该向他们致谢哩！”

这样反复问答竟达二个小时之久，虽未消除他的疑心，但却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同时他清楚董钊拟任命我为县长的情况，终未走极端。最后他说：“实对你说，今天叫你来，就没有让你回去的打算，不料你这贼真能说，我服了，算了吧，吃饭去。”饭后在刘三群校长的催促下，我离开了伪专署。经此论战后，张的贼心仍然不死。又电话通知伪县长陈幼歧暗里监视我的行动，查看平日和我来往的都是什么人，妄想抓到有关我的凭证。他们怎知这些阴谋活动都由电话室负责同志刘林祥一一的对我讲了，就在这既受敌人监视又和组织失掉联系

的情况下，我什么消息也得不到。现在，敌人狼狈逃窜的迹象倒给我送来一个时时想得到但又得不到的情况。有变的好消息吗？从而紧速前进，下定决心，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决不能让敌人把武力带走。

到城南村西路上，赶上了逃跑的队伍。我在后边边走边喊：“向前传，叫前边队伍站住。”正在向前行进的人群，听到喊声纷纷止步，站在大路两侧，我加快脚步赶到伪县长的面前，站在一个墓顶上大声责问：“你们是华阴县的自卫团，为什么不保护华阴而弃城逃走呢？你们要向哪里去？你们听见枪声了吗？没有听到枪声，为什么要弃城逃走呢？行前为什么不约会我们一声呢？和警察局施俊峰局长联系了吗？”稍待缓了缓气，又大声向士兵们说：“乡亲们，岳庙的情况还不清楚，谁愿意去岳庙给警察局施局长送个信，就说我们在这里，问一问他那里的情况，看他得到什么消息没有？”话音刚落，不少官兵同时应声：“我愿去”、“我愿去……”群情这样激昂，使我勇气倍增，更加坚定了信心，立即下令部队就地休息。并从应声的官兵里指定自卫团副大队

长袁俊生、分队长屈振山等几个士兵前去岳镇联系。这时伪县长陈幼歧、自卫团副团长段子封、丁荣国等也都无可奈何的站在一边，一声不吭。为了消除伪县长的影响，必须使他和群众分开，便果断的指定伪县府军事科长兼独立队队长杜福洪率三十个人跟伪县长陈幼歧等先去五方村等候，并叮嘱到后即和程景伊同志联系；又命太华乡乡长侯文哲率该乡丁壮一百五十多人移驻红岩村，听候分配调动。自卫团杨蔚坤中队驻进城南村。部署以后，我便返回县城和八个乡镇通了电话，说明伪县长已逃出县城去了，请他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乱动。有事和我联系，在和乡镇通电话中，才知道解放大军在渭河北岸集结的消息，随即派专人去定远乡通知程景伊（党员），从速集合武力逮捕伪县长，并要他立即派几个得力丁壮前来我身边，以防发生意外。午后，定远乡派来丁壮三十多人也赶来和杨蔚坤中队同驻城南村。

这天，正逢岳庙集会，和往常一样，赶集的人非常多。午后，听到解放大军渡河和伪县长逃跑的消息以后，赶集的群众不约而同的分向各村庄的方向走回家去。当此形势发生巨

变，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关键时刻，县警察局长施俊峰同志不受敌人逃窜的警扰，毅然站到革命人民一边，镇定自若，坚守工作岗位，倍加努力督导所属各派驻所警士维持社会秩序，使境内主要集镇和广大农村在这次巨大的变革中没有发生任何变乱事故。能有这样好的表现，确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在一枪未发迎接解放大军进城解放华阴的革命事业中，建立了巨大功绩。

傍晚，我和杨蔚坤、侯文哲等正在商谈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先遣人员郭铭鼎、王云霞同志来到城南村和我会面，因人众耳多，难以明谈，乃叮嘱杨蔚坤暂住该村，我三人随即进城。交换情况后，决定将部队开进城来。我出城给杨、侯二位说明真情，立即集合部队一同进城，在西门内宣布起义，随即令杨蔚坤中队驻文庙及东城门楼上，令侯文哲驻火神庙及西城门楼。定远乡的丁壮和我们一同驻进县政府。住定后，立即组织以郭铭鼎为首，有王云霞、张克文和我参加的工作组；又组成以我为首，有王云霞、张克文、施俊峰、杨蔚坤、侯文哲、袁俊生、孟曰仁等参加的华阴县地方治

安维持委员会，我担任主任，王云霞担任副主任。当时分了一下工：王云霞、刘敏达负责筹助粮款及接收伪职人员；张克文负责联系火车站、税务局、邮政电报局等单位事宜；施俊峰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及监督刻制各种印章；袁俊生、孟曰仁负责书写布告、标语及宣传工作。曹应彬、程毅二同志分路去西北和正北方向迎接解放大军作向导工作。这一晚所有参与工作的同志（已回忆不起所有同志的姓名）都通宵未眠。在天亮前已将缮写好的布告及迎接解放大军进驻县城的标语贴遍全县八个乡镇的主要村庄和集镇。清晨各乡镇长、许多绅商们都来县城联系工作，并祝贺华阴县的和平解放，社会秩序安定是人民之福，是共产党事前工作做得好。上午十时许，我们胜利的迎接解放大军进驻县城，一枪未发，解放了华阴县，切断了华阴县和豫西的铁路联系，使陕东重镇潼关成为孤岛。

解放大军进城后，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白加彩、李纪等随即到达，先后接收了县属各机构和八个乡镇公所。在原乡镇的基础上，划分为八个区，区下设乡，依次建立健全

了各级人民政府，在建立健全各级人民政权时，分别接收了伪政权中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对于敌党团骨干及首要分子王向仁、刘英奇等给以管制。

在建立政权中，将参加起义的杨蔚坤中队和定远乡前来的丁壮合编成县大队，我任大队长，部队随即移驻玉泉院，封锁华山峪口，严防伪保六旅出窜。对原警察局的官兵和杜福洪率领的独立队人员分别移交给东岳部队接收改编。对侯文哲率领的太华乡丁壮一百五十多人全部遣散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对参加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员：施俊峰、杨蔚坤、侯文哲、杜福洪、袁俊生、孟曰仁等都一一作了安排，有的送地区学习，有的分配了不同的工作。

在一枪未发迎接解放大军进驻城内以及顺利的接收敌伪县级机构和乡镇公所、建立人民政权的全部过程中，原县政府电话室负责人刘林祥等人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不仅在解放前把伪专员张雅轩和伪县长通电话的内容详细的告诉了我，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非常巨变中，保护全县城内的线路畅通无阻，在伪县长逃出县